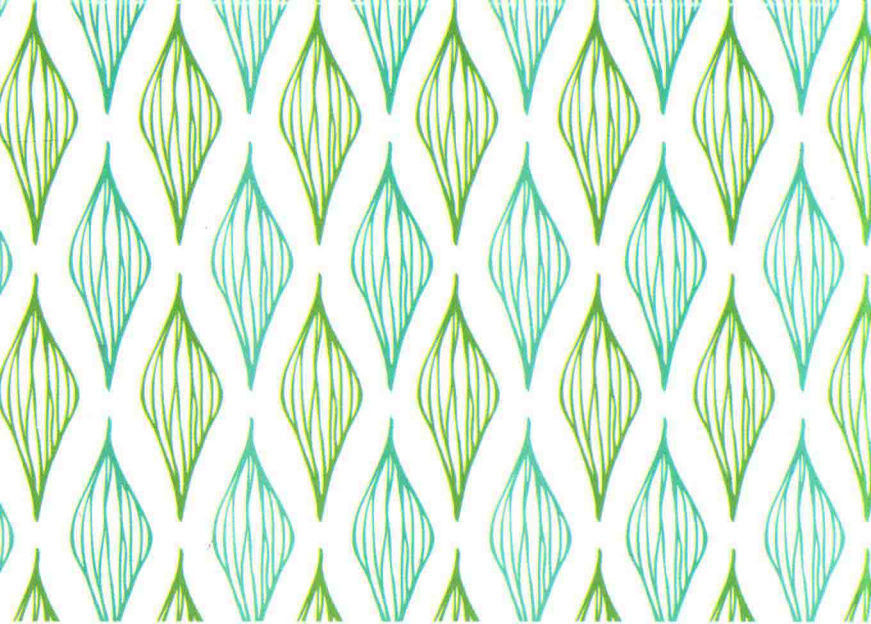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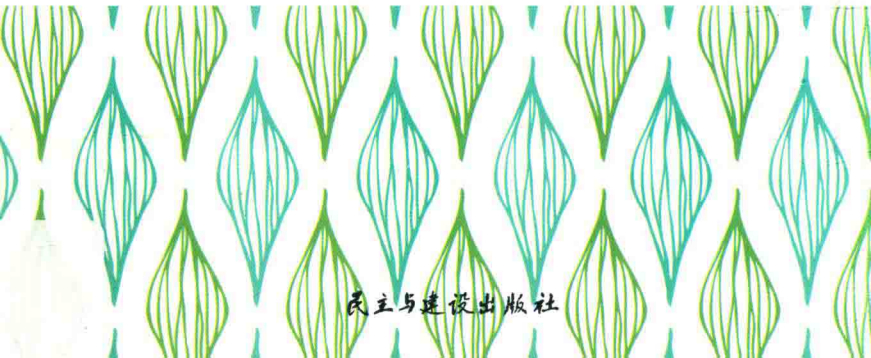




苦竹杂记

竹林中，泛起雾色，
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

周作人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苦竹杂记

周作人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竹杂记 / 周作人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39-1929-6

I. ①苦… II. ①周… III. ①杂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9181 号

苦竹杂记

KUZHU ZAJI

出 版 人	李声笑
著 者	周作人
责任编辑	韩增标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3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929-6
定 价	49.8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小引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

“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余。”

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戢山的戢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

“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司菩萨之太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

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

“邠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

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

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目 录

- 冬天的蝇 /001
谈金圣叹 /007
醉余随笔 /016
关于王韬 /019
关于焚书坑儒 /023
孙蕢绝命诗 /027
煮药漫抄 /031
刘青园常谈 /035
柿子的种子 /041
如梦录 /046
拜环堂尺牍 /049
读禁书 /055
杜牧之句 /059
笠翁与随园 /063
两国烟火 /068

文章的放荡 /073
情书写法 /078
关于禽言 /081
谈油炸鬼 /085
古南余话 /091
儿时的回忆 /097
畏天悯人 /103
入厕读书 /108
广东新语 /113
岭南杂事诗钞 /120
隅田川两岸一览 /125
幼小者之声 /131
蒋子潇游艺录 /137
模糊 /145
说鬼 /149
郝氏说诗 /154
谈土拨鼠 /161
关于活埋 /168

日本的衣食住 /178

关于日语 /190

市河先生 /194

我是猫 /199

和文汉读法 /204

日本话本 /209

文字的趣味一 /214

文字的趣味二 /218

情理 /223

常识 /226

责任 /229

谈文 /232

再谈文 /235

谈中小学 /238

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 /241

北大的支路 /244

后记 /248

冬天的蝇

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一是永井荷风的《冬天的蝇》，是本年四五月间出板的。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说也凑巧，他们一样地都是东京人，就是所谓“江戸子”，年纪都是五十出外，思想不大相同，可是都不是任何派的正宗。两人前不属自然派，后不属普罗文士，却各有擅场，谷崎多写“他虐狂”的变态心理，以《刺青》一篇出名，永井则当初作耽美的小说，后来专写市井风俗，有《露水的前后》是记女招待生活的大作。他们的文章又都很好，谷崎新著有《文章读本》，又有《关于现代口语文的缺点》一文收在《倚松庵随笔》中。我读他们两人的

文章，忽然觉得好有一比，谷崎有如郭沫若，永井仿佛郁达夫，不过这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至于详细自然并不全是一样。

说到文章我从前也很喜欢根岸派所提倡的写生文，正冈子规之外，坂本文泉子与长冢节的散文，我至今还爱读，可是近来看高滨虚子的文集《新俳文》与山口青村的《有花的随笔》，觉得写是写得漂亮，却不甚满足，因为似乎具衣冠而少神气。古来的俳文不是这样的，大抵都更要充实，文字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虽然如横井也有纯是太平之逸民，始终微笑地写那一部《鶉衣》者也不是没有。谷崎永井两人所写的不是俳文，但以随笔论我觉得极好，非现代俳谐师所能及，因为文章固佳而思想亦充实，不是今天天气哈哈那种态度。《摄阳随笔》里的《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在《倚松庵随笔》里有《大阪与大阪人》等一二篇也是如此。《冬天的蝇》内有文十篇，又附录旧稿八篇为一卷曰“墨滓”。卷首有序六行云：

“讨人厌而长生着的人呀，冬天的蝇。想起晋子的这句诗，就取了书名。假如有人要问这意思，那么我只

答说，所收的文章多是这昭和九年冬天起到今年还未立春的时候所写的也。还有什么话说，盖身老矣，但愈益被讨厌耳。乙亥之岁二月，荷风散人识。”

谷崎今年才五十，而文中常以老人自居，永井更长七岁，虽亦自称老朽，纸上多愤激之气，往往过于谷崎，老辈中唯户川秋骨可以竞爽，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若岛崎藤村诸人大抵取缄默的态度，不多管闲事了。《冬天的蝇》的文章我差不多都喜欢，第二篇云“枇杷花”，末云：

“震灾后自从银座大街再种柳树的时候起，时势急变，连妓家酒馆的主人 also 来运动议员候补这种笑话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但是这咖啡馆的店头也时常装饰着穿甲冑的武士土偶，古董店的趸卖广告上也要用什么布珍品之炮列运廉卖之商策这种文句了。

我喜欢记载日常所见闻的世间事件，然而却不欲关于这些试下是非的论断。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思想与趣味是太辽远地属于过去之废灭的时代也……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覆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上文里仿佛可以看出些感伤的气

味，其实未必尽然，三年前在《答正宗谷崎二氏的批评》中云：

“大正三四年顷，我将题为‘日和下駄’的《东京散策记》写完了。我到了穿了日和下駄（晴天屐）去寻访古墓，实在早已不能再立在新文学的先阵了。”所以他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二十年来已是如此，他之被人讨厌或是讨厌人因此也由来已久，《冬天的蝇》不过是最近的一种表示罢了。前年出板的《荷风随笔》中有《讨厌话》与《关于新闻纸》两篇文章，对于文人记者加以痛骂，在《日和下駄》第一篇中也有很好的一段话，这乃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所写：

“日本现在与文化已烂熟了的西洋大陆的社会情形不同，不管资本有无，只要自己想做，可做的事业很不少。招集男女乌合之众，演起戏来，只须加上为了艺术的名号，就会有相当的看客来看。引动乡间中学生的虚荣心，募集投稿，则文学杂志之经营也很容易。借了慈善与教育的美名，胁迫软弱的职业艺员，叫他们廉价出演，一面强售戏券，这样开办起来，可以得到湿手捏小米的大赚头。从富豪的人身攻击起手，渐渐得了凶头子的名望，看到口袋充满的时候巧妙地摇身一变，成为绅士，摆出上流的样子，不久就可做到国会议员。这样看来，要比现在日本可做的事多而且容易的国家恐怕

再也没有了。可是，假如有人看不起这样的处世法的，那么他宜自退让，没有别的法子。想要坐市内电车去赶路的人，非有每过车站时不顾什么面子体裁，把人家推开，横冲直撞地蹦上去的蛮勇不可。若是反省自己没有这样蛮勇，那么与其徒然在等候空的电车，还不如去找汽车不经过的小胡同，或是得免于街道改正之破坏的旧巷，虽然龟步迟迟，还是自己蹢躅地去步行吧。在市内走路，本来并不一定要坐市设的电车的。只要忍受些许的迟延，可以悠悠阔步的路现在还是多有。同样地，在现代的生活上也并不一定如不用美洲式的努力主义去做便吃不成饭。只要不起乡下绅士的野心，留了胡子，穿了洋服，去吓傻子，即使身边没有一文积蓄，没有称为友人之共谋者，也没有称为先辈或头领之一种阿谀的对象，还可以经营优游自适的生活的方法并不很少。即使一样去做路边摆摊的小贩，与其留了胡子，穿了洋服，用演说口调作医学的说明，卖莫明其妙的药，我也宁可默然在小胡同的庙会里去烙了小棋子饼卖，或是捏面人儿也罢。”

一抄就抄了一大串，我也知道这是不很妥当的。第一，这本不是《冬天的蝇》里边的文章。第二，永井的话在中国恐怕也难免于讨人厌。抄了过来讨人家的不喜欢，我们介绍人对于原作者是很抱歉的事，

所以有点惶恐，可是翻过来说，原作者一句句的话说得对不对，我可以不必负责，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背圣经也。

六月十五日。

谈金圣叹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孟心史先生在《心史丛刊》二集中辑得不少。有些记圣叹临死开玩笑的事，说法不一致，但流传很广。王应奎《柳南随笔》云：

“闻圣叹将死，大叹咤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许奉恩《里乘》转录金清美《豁意轩录闻》云：

“弃市之日作家信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柳春浦《聊斋续编》卷四云：

“金圣叹临刑时饮酒自若，且饮且言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圣叹平日批评诗文每涉笔成趣，故临死不忘趣语，然则果痛耶快耶，恨不起圣叹问之。”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云：

“当人瑞在狱时，付书于妻曰，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廖柴舟《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金圣叹先生传》云：

“临刑叹曰，砍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柴舟生于清初，甚佩服圣叹，传后记曰，“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如此云。”查卷七有《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后记云“予于丙子岁来吴”，计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距圣叹之死亦正三十五年，此种传说已在吴中流行，如或可据则自当以廖说为近真耳。传中又记圣叹讲《圣自觉三昧经》事，说明圣叹字义及古诗十九首不可说事，皆未见他人记述。《唱经堂才子书汇稿》有夔斋二序，一曰“才子书小引”，署顺治己亥春日同学夔斋法记圣瑗书，有云：

“唱经仆弟行也，仆昔从之学《易》，二十年不能尽其事，故仆实以之为师。凡家人伏腊，相聚以嬉，犹故弟耳，一至于有所咨请，仆即未尝不坐为起立为右焉。”二曰“叙第四才子书”，即杜诗，署夔斋昌金长文

识，无年月，盖在圣叹死后矣，末曰：

“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尽刻遗稿，首以杜诗从事。”此又一说也。我们虽不能因此而就抹杀以前各种传说，但总可以说这金长文的话当最可靠，圣叹临死乃仍拳拳于其批评工作之未完成，此与胡桃滋味正是别一副面目也。顺治癸卯周雪客覆刻本《才子必读书》上有徐而庵序，其记圣叹性情处颇多可取，如云：

“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又拉之去矣。”又云：

“每相见，圣叹必正襟端坐，无一嬉笑容，同学辄道其饮酒之妙，余欲见之而不可得，叩其故，圣叹以余为礼法中人而然也。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圣叹之为人盖甚怪，在其临命时，与同学仍谈批书，故亦不妨对狱吏而说谐语欤？而庵序